

14.09

靖安文史資料

江渭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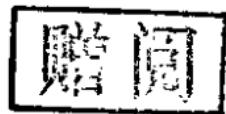
第三輯

江西省靖安县政协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编



靖安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靖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四十周年

《靖安文史资料》第三辑

目 录

史 壁 震 光

- 太平军两进靖安 廖延平 (1)
北伐军在靖安的活动 舒敏务 (17)
二战时期靖安县革命老区的斗争 刘衍寿 (22)
解放战争时期的靖安学生运动 涂开甲供稿 黄敬仁整理 (32)

人 物 志 略

- 回忆堂兄舒味三 |舒真鑫| 王钟玉整理 (36)
抗英爱国志士舒恭受 廖延平 (51)
一生为瓷业，终生作奉献
——纪念先父舒信伟百岁忌辰 舒敏政 舒敏致 (58)
愈益慧眼识况钟 |刘章宝| (67)
潜玉斋先生生平事迹片断 邹志业 (73)
余希道是我县引进科技的先进者 余希德口述 舒敏务整理 (79)

商 业 史 话

- 靖安县工商业联合会史略 程时广 (83)
崇尚道德的“尚德药号” 卢文福口述 漆传勇整理 (93)
善于经营管理的萃升斋京果磨坊 舒敏务整理 (99)
信丰——解放前靖安一家最大的商店 舒敏朝 周结部 (104)

手工异彩

- 丫髻山瓷窑初探 何标瑞 (107)
一度闻名遐尔的石境黄烟 陈克庭 (110)
漫话靖安的掌扇 卢位禄 邹盛涛 (116)
游源土纸生产 项正本 项金长 (120)
苦竹的棉纸业 刘英春 (122)
漫谈靖安小竹篮 漆传勇 (124)

故垒遗闻

- 汉奸张国维与日伪靖安维持会 一鳴 (128)
民众痛揍“6·6·4·2”匪军记实
舒敏森口述 洪子修整理 (132)
靖安县“新建协会”的剖视 舒敏森 洪子修 (135)

名胜古迹

- 我县石境乡的南唐尚书卢侍墓 卢位禄 陈克庭 (138)
书堂庵 郭敬葵 (140)
拙如公园简记 黄圃 (142)
靖安森林公园碑 卢位禄 (146)

民族姓氏初探

- 迁入靖安诸姓的由来初探 黄敬仁 (147)
靖安蓝姓源流考 天健 (153)

艺坛撷英

- 打鼓歌 黄人仁 (160)
封面设计 杨云才
封面题字 江渭清

太平军两进靖安

廖延平

19世纪中期，我国爆发了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它组织了强大的革命武装太平军，在南京建立了革命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前后战斗了14年，势力发展到18个省，先后攻取600多个城市，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创立了光辉的业绩。

太平军曾两进靖安，在靖安民间流传着许多有关“长毛”的故事。同治九年（1870年）续纂的《靖安县志》（以下简称《同治志》）使用了1/4的篇幅，记述了封建官绅是如何抵御这股革命势力的，对太平军极尽诬蔑、谩骂和丑化之能事。笔者披阅之后，义愤填膺，感到有将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责任，遂写成此文。讹误处，敬请指正。

太平军一进靖安

道光三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举行起义，组成太平军，通过永安建制后，便迅速向北进发，取道湖南，攻下武昌，接着顺长江而下，以破竹之势攻下九江、安庆等地，咸丰十三年二月攻克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一个和清政府对峙十多年的太平天国革命政权正式建立。两个月之后，太平军又兵分两路，进行北伐和西征。

咸丰十三年四月（1853年5月），两征军在赖汉英、曾天养的指挥下，溯江西上，再度攻取安庆、九江、武昌等长江沿岸的重要城市，次年春进入湖南，遭到了以曾国藩为头子的湘军抵抗。年底，翼王石达开奉命统率大军西上增援，在湖口和九江大败湘军。接着他率军转战江西，横扫江军（当时称谓，非赣军也），才演出了十万太平军围攻铁门堑这幕威武的历史剧来。

对于太平军的到来，贫苦百姓如久旱逢甘雨，拍手欢迎，请看《同治志》中的一段记述：

“维时贼氛虽已扰害九江，尚未逼近省会，而民情业已惊惶，城市不安本分之徒已有藉端滋事者……五月中旬，贼匪突扰吴镇，直扑省垣。靖邑距省仅百余里，兼以谣言四起，风鹤频惊，城厢居民纷纷搬徙。而不轨之徒复有乘机攘夺。滋事者不独上乡，与武宁交界处所屡有邻匪过境滋扰。即城厢愚民且为买盐图抢盐铺，咆哮公堂等事，情势汹汹，颇不畏法”。

这显然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写下的对太平军和贫苦百姓诬蔑谩骂的一段话。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早在赖汉英、曾天养指挥的太平军攻占九江之时，靖安县城的贫民就“藉端滋事”。等到太平军“突扰吴(城)镇，直扑省垣”时，靖安城乡就盛传着太平军要来的消息，并为买盐之事与囤积居奇的奸商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即使被官兵抓去后，还“咆哮公堂”，“情势汹汹，颇不畏法”。在农村起来与封建地主作斗争的人，不仅山上的乡村里

有，山下的乡村里也有。特别是在靖安与武宁交界处，活跃着一支以张定源、张辉林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咸丰四年（1854年）五月十七日，这支义军数千人进攻靖安的欧家源、朱家山、罗坊、马坊等处，打土豪，筹集钱粮作军饷，在石境高田与地主武装打了一仗。五月二十六日，张定源复联合黄子心、张清源领导的起义军万余人，由欧家源七里排进攻麻垅、石境、上庄、胡万早禾排、楼前、白虎坳等处，格杀一场，登即退却。顺带说一句，这两支起义军，在太平军到来之前就被靖武两县的官绅镇压了。

对于太平军的到来和当地贫苦百姓的反抗，封建官绅是惶惶不可终日的。也请看《同治志》上的一段记述：

“……当及一面招募团练，一面督率劝捐集费，设局立规，分布晓谕，遇有匪徒，立拿重惩。……于是，（知县）日夕会同县营商榷，督率协办。绅士逐户剀切劝谕，居不令搬移；访有造言生事者，县营立带兵壮练勇，亲督查拿，擒获多名，

尽法惩治。”

该志还写了这么一件事，山河堡（今高湖乡山口到河田一带）有一个名叫沈茂远的人“乘风滋扰”，被知县和县营把总带兵捕获处死。

靖安官绅效法曾国藩办团练始于塘埠。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初八，塘埠、官庄、石境、璪都一带以5个大绅士为首办起了团局。他们强迫当地1252名壮丁作练勇，并在其中挑选了41人作奋勇（敢死队），40人作副选（预备队），余者分为东南西北四路，由督勇、正统和小统管着。团局规定“每月逢三东南两路会集操练，逢八西北两路会集操练，初一、十五两日全团局会操。”“各方设立号炮，放哨侦探，一方告警，各方号炮响应，各统立即召集丁壮，赴局听调。”

“闻警借端规避及临敌脱逃者，罚钱两千文（即200个明钱）。”“收队时督勇入卯逐一收集腰牌。以查脱逃情弊。”“公局给散各种军器，平定后缴回铸销，不准藏留”。从以上不难看出，塘埠团局是掌握在地主绅士手中的反革命的地方封建武

装。

与此同时，靖安知县丁世培也督促县城及附近乡村的地主绅士办团练，但成绩远不如塘埠：县城有练勇 800 名，东乡（今仁首、石下）180 余名，南乡（今香田）140 余名，北乡（今宝峰）160 余名。

然而，不管封建官绅如何组织顽抗，咸丰五年（1855 年）的下半年，太平军石达开部正以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之势向靖安逼近：五月占领武宁、修水，九月占领新昌（宜丰）、高安，十一月初占领奉新、安义。

这年下半年，靖安干旱，十二月初才下了一场透雨。就在下大雨的这一天，太平军进驻了靖安县城。他们是为驻扎在瑞州（今高安）的将军黄新楼所派遣，在监军唐明远的率领下，从高安出发抄小路经奉新而来的。《同治志》写他们入城时“废衣冠，作楚囚”，好象狼狈得很，我看正表明他们有不避风雨、不畏严寒的艰苦奋斗精神和严明的纪律。这时，知县丁世培带着官兵闻风龟缩到塘埠山

里去了，城里的财主绅士也尾随而去，所以太平军进城时并未受阻。

太平军进驻县城后，丁世培赶紧召集蚁集在塘埠的官绅计议，吵了老半天才想出两条对策：一条是县衙县营官吏和塘埠团局的总理带着营兵、团练分三路防守，一条是要丁世培亲自去省搬兵。当县城太平军和市民联欢共庆新春佳节时，这些躲在塘埠的官绅们则惶恐万状，胆颤心惊。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十六日，丁世培回到塘埠，从省城没有搬来救兵，却在武宁招募到500名被太平军打溃了的散兵游勇。二十三日，他们将这些人伙同县营营兵合编，拨200名守管家坳，拨200名守横石港，拨200名守黄茅岭；丁世培亲自督率300名驻扎山口，和进驻高湖街的太平军对峙。二十四、二十五两日，丁世培督兵扑向高湖街，暂时取胜。然而，二十六日，太平军沿山绕至下观，断敌后路，高湖街的守敌闻讯后撤，在亘田与太平军遭遇，“武勇先奔，各团继溃”，一直跑上铁门堑，遇到亭子坳，并将管家坳、横石港的400名营兵都调来

此地集中防守。

铁门堑是横在靖安县境中部的一座高山，把靖安横截成山上和山下两大部分，山势陡峭，层峦叠嶂。从山口到亭子坳，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山上有两条路，偏东走，下七里长坑可至礮都，偏西走，绕过大小十八盘再下山，可至塘埠。亭子坳就处在这两条路的分叉口上，加上团局在此地安装了松树炮，真是易守难攻。太平军的监军唐明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迅速派人去高安向将军黄新楼报告，黄将军决心打通这条通往武宁的要道，歼灭这股顽敌，便分别从高安、奉新、安义、建昌（今永修）调来10余万兵力，分作三路逼近铁门堑：东路从建昌、安义出发，濂北河两上进入礮都；西路从高安出发，经奉新、西头，过横石港进入南村；中路从奉新出发，经靖安县城、高湖进入山口。二十九日，三路大军都到达指定地点，对铁门堑的守敌形成一个大包围圈。

咸丰六年正月三十日凌晨，太平军围攻铁门堑的战斗打响了。最初是中路大军从山口出发，自下

而上攻打铁门堑，官兵和团练凭借着险要的地势，用土炮打伤太平军头旗数十人，致使两次进攻未能取胜。早饭后，西路大军从后面包抄过来，占领更高的山头，居高临下袭击亭子坳的守敌。在太平军的痛击下，官兵和练勇死伤无数，塘埠团局的总理之一黄鹄翔和督勇罗风喈、东路掌大旗正统曾小山皆毙命，经理财物的陈包六被活捉，后因顽抗而被处死。剩下的由督勇曾利行和哨探罗建中带着突围朝塘埠方向奔去。太平军乘胜追杀，又打死了团局总理之一曾献谋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几十名官兵练勇。剩下的用木石塞断险道隘口，才稳住阵脚。后来，被打散的敌人集合在一起，占据髻头山，退守王家塅，待太平军赶来时，枪炮并发。这一仗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双方的伤亡都大。为了歼灭这股顽敌，太平军在夜幕掩护下迂回到敌人后面合围，打死了团局理火药铅子的军需陈伯敬、副统谢志秀等几十人，活捉了督勇陈梦松、小统罗元健等。至深夜，此地战斗结束。三十日，黄茅岭上战斗也很激烈。太平军早晨在止泉坳遇敌，鏖战竟日，双方

随进随退。到了夜晚，太平军抄到敌人后面，前后夹击，打死督勇罗朝纲、小统杨本义等数十人，才拔掉了这个敌人据点。

在这场围攻铁门堑的战斗中，太平军共毙敌300多人，其中太小头目21个。太平军占领塘埠等地后，又继续清剿残敌，打开地主粮仓得谷米2691担，焚毁团局和官绅住宅，还挖掘了他们的祖坟，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大灭了地主官绅的威风。太平军走后一年有余，地主出租米百余担，在塘埠建起所谓“义烈祠”，在县城石嘴头建起所谓“殉难坊”，不过是兔死狐悲，祭祀炮灰而已。

总之，太平军石达开部从咸丰五年十二月进驻靖安县城到次年八月十一日因援救奉新而撤退，为时九月有余。在县城，太平军也有一些义举，除宣传群众，开仓济贫外，还捣毁了封建衙门、兵营和儒学。但因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他们的败迹不敢如实承认，使得《同治志》无详细记载，我就不能杜撰了。

太平军二进靖安

太平军经过艰苦作战，在咸丰六年（1856年）几乎完全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出现了一个大好局面。然而八九月间，天京发生内讧，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被杀，次年5月，翼王石达开带着五、六万精锐部队负气出走。永安建制时的五王，到此时已不剩一个，天王洪秀全不得不启用年轻将领陈玉成（英王）和李秀成（忠王），担负起太平天国的军事重任。咸丰八年，陈李领导太平军取得了两浦争夺战和“三河”战役的胜利，接着又“六解京围”，使天朝的形势转危为安，并有了重新发展的可能。

这时，赣西北和鄂东南有农民起义军40余支，他们派人向李秀成“公呈降表投军”。咸丰十年（1860年），李秀成和陈玉成商定再度两征。陈玉成率大军从长江北岸，从安徽入湖北；李秀成率大军从长江南岸，由浙江进江西，重新控制长江中下游。李秀成这次兵入江西，得到当地起义军和

民众的接应，进展很顺利。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初，李部在临江府作战获胜，继而占领瑞州、奉新等地，再向武宁、修水进发，清军胡林翼部虽处处抵御，然节节败退。

“太平军又要来”的消息，吓坏了靖安的官绅，知县陶黼昌赶紧通令城乡士绅办团局。咸丰十年，靖安乡村先后办起了仁、义、礼、智四团，分别设在今仁首、香田、高湖、璪都一带。他还强令各地筹集军费600千文，招募兵勇400名。这400名兵勇，掺杂团丁300名，由把总江殿龙统领，团绅分领，分别扼守在离城五六里路的小山口，如神马岗、善化院、樵山坳口、仁慈山等地。他和县丞带领团丁1800名守御四城，夜不解甲。

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初六日早饭后不久，奉命押解人犯去省寄禁的典史气喘吁吁地跑到东门城墙下报告：“我们押解人犯走到离城15里远的干洲时，见粤匪从河对岸蜂拥而来，当差的夫役吓得四逃，8名人犯也跑得不剩一个。”知县